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五十八回 虎兵丁贏錢肆假怒 姚門役高座惹真羞

卻說譚紹聞正與珍珠串敘闊，新聯一起兒光棍貂鼠皮、細皮鱧等，恭意加敬的奉承。白鴿嘴早已透信於所約之人，那人披著褐衫，戴著大帽，拿著皮襖兒，冒雨進來。你說是誰？正是那標營下兵丁虎鎮邦。

且說虎鎮邦是何來歷。他原是個村農子弟，祖上遺有兩頃田地，一處小宅院，菜園五畝，車廠一個。他學的有一身半好的拳棒，每日在車廠中開場賭博。人人誇他賭的精通，自己也仗著索討的硬，不知怎的，日消月磨，把一份祖業，漸漸的弄到金盡裘敝地位。爹娘無以為送終之具，妻子無以為資生之策，不得已吃了標營下左哨一分馬糧。因膂力強盛，漸成本營頭腦。

每日少有閒暇，還弄賭兒。只因賭棍們花費產業，到那寸絲不掛之時，那武藝兒一發到精妙極處，這虎鎮邦就是那色子的元帥，那色子就成了虎鎮邦的小卒了。放下色盆，要擲四，那緋的便仰面朝天；要擲六，那盧的便即回臉向上；要五個一色的，滾定時果然五位；要六個一般的，滾定時就是三雙。所以前日見譚紹聞進夏逢若家，便要吃這塊天鵝肉。因教場操演，每日天雨，不得閒空。今早公領一哨馬兵糧餉，才要叫同伙兵丁支消分散，因大雨泥深，尚未集齊。忽的白鴿嘴送的信來，說譚紹聞自投羅網而來。這虎鎮邦帶了所領糧餉銀子，做個照眼花的本錢。進的門來，把銀子傾在桌面上，乃是六個大元寶。

因向夏鼎道：「前日輸你五十串錢，今日就與五十兩足紋。

也不用稱。」夏鼎道：「你領的兵餉，如何打發賬？」虎鎮邦道：「男子漢，大丈夫，贏了拿的走，輸了送的來，才算得一個賭家。若拖漿帶水，就不是漢子了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裝起五個元寶就走。夏逢若扯住道：「你休走麼，再賭一賭撈撈何如？」虎鎮邦道：「昨年一遭輸了二百兩兵餉，賣了一個菜園、一處市房。我是不敢再賭了。」虎鎮邦口中只管說，早已掙開夏鼎的手去訖。

夏逢若向譚紹聞道：「這可是街上所說的虎不久兒，賭的很低，所以把一分產業，弄的精光。又吃了糧，遭遭領下餉銀，盡少要輸一半兒。他適才見了你，是膽怯了，所以再扯不住。」

自古道，不見可欲，其心不亂。譚紹聞一見六個元寶，眼中有些動火。」心內想著若贏到手裡，還債何用棄產？利令智昏，把夏逢若的話，便看做真的。又加霖不休，心上嫌悶。又加上白鴿嘴三人同說伙證，譚紹聞發起昏來。便見那五個元寶，頃刻即有探囊取物的光景。只說道：「先就不該叫他走了。」白鴿嘴道：「我去叫他何如？只怕他見了譚相公這主戶人家，自己嫌搭配上，八九分是不敢來的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就對他說，我也是個死眼兒，他多管是必來的。」譚紹聞這句話，幾乎把白鴿嘴啞的笑出口來。貂鼠皮瞅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你去叫去罷，趁這會雨小。」白鴿嘴走著，搖著頭。唧噥道：「不敢來，不敢來。」

白鴿嘴尚未出門，只見虎鎮邦回來，慌慌張張說道：「忘了大帽子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忘了怕怎的，天晴來取。」虎鎮邦道：「我忙著哩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不如賭一場，這五十兩我也不要，改日另兌付還我。只要你賭一場子，我抽幾串頭錢，好過這連陰天。」虎鎮邦沉吟一會，猛的拍著桌子說道：「我就輸死在你這裡罷！」夏逢若道：「輸不死，輸不死。」貂鼠皮道：「小弄。」虎鎮邦道：「大弄，我就不敢。只是大雨下的，當下沒手，該怎的？」夏逢若臉向譚紹聞道：「這不是一家兒。」虎鎮邦道：「我怯生。」譚紹聞笑道：「我也不賭，我看您要罷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八十媽媽休誤了上門交易，你算上一家兒罷。」貂鼠皮道：「賭博場的監賭神，天生的是一尊邪神，管情纏譚大叔，譚大叔定是肯贏的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別的沒手，你叫小豆腐去。」貂鼠皮道：「街上大雨中，沒一個兒往來，你隔牆喊罷。」白鴿嘴道：「是個好家兒。就怕他大知道了。」細皮鱧道：「他大沒在家。兩頭裡，我聽說他大在朱仙鎮裝四船黃豆，下正陽關去。」白鴿嘴笑道：「你真是說瞎話哩。他有黃豆，他還磨豆腐賣，他肯裝船出門麼？」細皮鱧道：「賣豆腐發跡有十年，已久不推磨子了。」貂鼠皮道：「十年不拐磨子，他兒子還有什麼漿水呢。」細皮鱧道：「還是他大舊年一點汁水兒。可憐這個老頭子，每日不肯吃，不肯穿，風裡，雨裡，往家裡扒撈。還不知一日合了眼，是給誰預備的。」貂鼠皮扯住細皮鱧道：「你跟我出來。」到了小南屋裡，貂鼠皮道：「咱今日要弄賭，你怎的說那一號正經話？你竟是一個活憨子！」細皮鱧道：「我忘了！我忘了！該打我這嘴，再不胡說了。」虎鎮邦喊二人道：「是怎的了，我要走哩。」貂鼠皮回來道：「我今日把細皮鱧毀造了，改成嘸嘴鱧兒。」夏逢若道：

「不胡說罷，您收拾場兒，我去隔牆喊去。」頃刻間，小豆腐兒拿著一個小布襖兒，一頭裝錢，一頭裝銀子，撐傘著履而來。夏逢若道：「這連我才夠四家兒，還賭不熱鬧。況我與譚賢弟，燒香撥火的，也難過注馬。怎的再生法一把手才好。只是兩大，料這些小蟲兒，都各上的宿籠。」

卻該怎的？」白鴿嘴道：「委實近處沒人了。」只見烏龜口中唧噥道：「我配上一家罷？」夏逢若道：「你要配場也不妨，只是爺們在這裡耍，你站著不是常法，你坐下卻又不中看。」烏龜道：「咳！不吃這賭博場中坐的多了，怎的如今升到站的地位。」貂鼠皮笑道：「只要你有錢，坐下也不妨。」烏龜道：「我若輸了，你把俺家的衣裳票兒，輸一張遞與我一張，我自己出錢回贖。」排場已定，還無錢可賭，夏逢若道：「老刁呢？」

你把方才虎大哥給我的元寶，我既當下不要，你且拿去，到老郭錢局子裡，交與他，只搬他十串來。贖銀子時，過十天加錢五百文。」貂鼠皮道：「夏哥，你去街上不拘誰的借，借他十串，過此時就還他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我不去借。我有一個脾胃兒，若是打算著還人家，我就先不借了。這是我一生獨得的秘訣。」貂鼠皮笑道：「好借好還，再一遭兒不難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我斷斷不肯破戒。」大家俱笑。貂鼠皮只得拿著元寶，到郭家錢櫃上，押了十串錢。用布袋包了，背的來。因此排開場兒，譚紹聞坐下，眾人坐下，烏龜也坐下，擺開注馬，大家賭將起來。

珍珠串兒聽說漢子又賭，從後出來。見了他家男人，讓將起來。烏龜道：「我輸了，我丟不了房屋田產，我贏了，我得錢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且回去，沒有什麼大輸贏，不妨事。」

珍珠串聽是譚紹聞勸解，回後邊去訖。

這虎鎮邦初擲之時，裝癡做憨，佯輸詐敗，不多一時，譚紹聞贏了一百多兩。出外解手撒尿，貂鼠皮跟著出來，說道：

「大叔，何如？這虎不久是個整輸家子，你放心只管贏罷。」譚紹聞笑了一笑。虎鎮邦看譚紹聞成了驕兵，大有欺敵之心，貪殺之意，趁譚紹聞出外，向夏逢若道：「使的麼？」夏鼎道：「使的了！」譚紹聞解手回來，虎不久加上手段，弄出武藝，手熟眼快，不但滿場的人看不出破綻，但凡各色武藝到熟的時候，連自己也莫知其然而然。半個時辰，譚紹聞把贏的輸盡，又輸了三百多兩。此時譚紹聞心頭添上一個急字，眾人口頭添上一個撈字。又一個時辰，譚紹聞輸了八百兩，小豆腐輸了一百二十兩。

正擲的熱鬧，忽然來了一個府堂革退老門役名叫姚榮。進來說道：「虎將爺發了財，吃一瓶兒！」虎鎮邦掏了一百錢道：「你休要攪，拿去吃一壺。」姚榮道：「虎將爺好輕薄人，我不過說句笑兒，誰問你要錢麼？你就當真的賞人一般，難說我住衙門人，從不曾見過錢麼？」虎鎮邦贏的幾乎夠一千之數，正想散場，恰好遇見這個叉兒，便掏出兵丁氣象，發話道：「你那個樣子，休來我面前抖威！」夏逢若道：「都是自己幾個人，休歇了場兒，譚賢弟輸的多了，撈一撈輕欠些兒。」虎鎮邦把色盆一推，說道：「他跟你是一家人，這些古董話，叫我聽哩！」姚榮道：「我是天陰了，悶的慌，閒來這裡走一走，就落了這個沒陽氣！」虎鎮邦道：「你這個忘八蛋子，嘴裡七長八短，好厭惡人！」這一句罵得姚榮變羞為怒，伸手將六個毒藥丸撈在手中，說道：「你也不是官賭！」起身就走。貂鼠皮等幾個人，怎肯叫他拿的賭具去，向前抱住亂奪。

虎鎮邦道：「你這狗畜的，要不把我的賭首到撫按大老爺衙門，你就是個萬代雜種羔子！」姚榮道：「這卻賭不敢定。」虎鎮邦趕上去一推，將姚榮推倒在泥裡。眾人奪了賭具，姚榮亂喊而去。

這原是虎鎮邦見贏的數目多了，怕譚紹聞、小豆腐撒賴，故借這個造化低的，抖個威風。回來向夏逢若道：「我共贏了他二位九百二十兩。漢子家幹事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明日我就在此處等這宗銀子。若是流膿搭水的，我這驢性子，有些粗莽，千萬休怪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二位聽著，休叫我開場的作難。」譚紹聞與小豆腐無言可答。

只見貂鼠皮回來慌道：「不好了！姚門子帶著一身泥，望府太爺衙門飛也似跑了。」譚紹聞聽說此言，又把輸銀子晦氣丟卻，先怕弄起官司來。夏逢若道：「他若喊了汪太爺來，這就不成。汪太爺性如烈火，就要滾湯潑老鼠哩。」虎鎮邦道：「淡事。四十板子，枷號四個月，把我這份馬糧開撥了，我正要脫身不當這戶長哩。」裝起五個元寶，說：「我有罪，失陪了。那一個元寶，你酌奪去老郭銀錢桌子上回贖罷。」氣昂昂的走了。

譚紹聞道：「刁大哥，你快去趕姚門子，休叫他喊下太爺。」貂鼠皮道：「你看虎不久這個狗彘的，恁樣的強梁。姚門子一面笑，他就動恁樣的大火，叫人家受也受不的，還推了一跌。咱乾的是犯法的事，他還恁樣撒野。依我說，咱去央姚門子，叫他給咱留點地步兒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刁大哥，咱弟兄們一向好相處，我不好意思出街，借重你替我留下姚門子，我改日致謝。」夏逢若道：「譚賢弟主戶人家，怎好去央一個門役。咱去央他去，他是太爺改過的門役，他就未必敢胡喊。」

貂鼠皮道：「我來時，白鴿嘴已扯住他，往白小泉酒館裡去了。」

小豆腐見先前那光景，也不知什麼時候，早抱頭鼠竄而去。

只見珍珠串出來，讓烏龜道：「咱還不走麼？時刻鬧出官司來，咱走著就不爽快了。」烏龜道：「二尺深的泥，往那裡去？」

兩口子爭執未完，白鴿嘴扯著姚門子進來，夏逢若、細皮鯁、貂鼠皮跟著。譚紹聞看見，心中有了三分放下些兒。緊著起身讓座，姚榮氣忿忿的坐下。說道：「您適才可見了，我奉承他，倒奉承的不是了，滿口將爺，就惹下他。他休要把人太小量了。三尖瓦絆倒人，我若不把他告下，把我姚榮名子顛倒過來！」貂鼠皮道：「你當初在衙門裡，給人家乾了多少好事。」

誰不知道虎不久一個兵丁頭子，與他較正的是什麼。你消消氣兒，咱弄個東西兒吃吃。」夏逢若正在那裡整理散錢，不知十串錢怎的就少了一串。提出五百，叫白鴿嘴往街裡辦理飲食去了。

這姚榮只是發話，眾人只是勸解。不多一時，白鴿嘴辦理酒肉上來。這一起兒朋友，「切切偲偲」，擺滿桌面。叫烏龜在南小屋燙酒。眾人讓姚榮首座，譚紹聞次座相陪，也把珍珠串叫出來陪酒。眾人一頓好吃。惟有譚紹聞只吃兩三箸兒，便不吃了，心中千頭萬緒，好生難過，只強呷了幾杯酒。眾人盆傾甕倒向口中亂灌，都有了半酣光景，定要珍珠串唱曲子。珍珠串被強不過，向姚榮道：「你要把這場氣兒丟開手，我就唱曲子兒奉敬。」姚榮道：「既然眾人奉勸，難說都是向他的？」

況且有譚大宅的再三說合，我就把這口氣咽了罷。」白鴿嘴道：「俺眾人承情，大家奉一杯，珍大姐唱罷。」珍珠串只得潤了嬌喉，掉動香舌，用箸兒敲著桌兒，唱道：

看中庭閃淡月半明——

哼腔兒尚未完，只見烏龜在燙酒時，鼻兒聞香，唇兒啞美，早已吃的醉醺醺的，跳在院裡發話道：「俺雖說走了下流，俺伺候的俱是王孫公子，儒流相公，難說不拘什麼人，叫唱就唱？」

我一會跑到他家裡，坐到他堂屋當門，叫他家裡唱著我聽哩！」

姚榮見不是話頭，說道：「他這光景是醉了，我一生怕見醉漢，我要失陪，我去罷。是話兒再不提就是了，我是識好歹的人。」拱一拱手，說道：「討擾！」一溜煙出門去訖。這烏龜睜著眼，口中還囉哩不清。

且說譚紹聞見姚榮去了，把喊官的怕情打疊起，卻把輸銀子的事上的心來。覺著吃的東西，只翻上喉嚨來，咽也嚥不下去，說道：「我要走哩。」珍珠串那裡肯放，譚紹聞道：「我竟以實告，輸的多了，委實難過。我回去去打兌銀子，好還他。」

那烏龜看見譚紹聞要走，一手扯住道：「休走哩，再賭一場子。我明日開發那兵丁頭子，好便罷了，若是不依我的話，我幫他一頓刀子！」珍珠串見漢子醉了發瘋，只得讓道：「叫你燙酒，就偷吃的恁個樣兒，還不去睡！朱仙鎮弔在樑上打的是誰？」

烏龜丟了譚紹聞，就要打珍珠串兒。譚紹聞得空兒，也顧不得雨衣，穿了一對泥履兒，回家去訖。

眾人把烏龜關在南小屋裡，任他打門撞牆，不理論他。少時，也就睡倒地下。眾人才商量，明日怎的叫虎鎮邦討那銀子，怎的均分話頭。

正是：

堪惜書愚入網羅，悔時只喚未如何！

慙慙寄語千金子，可許匪場廁足麼？

學生定要擇地而蹈，寧可失之嚴，不可失之縱也。試看古聖先賢，守身如執玉，到臨死時候，還是一個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光景。難道說，他還怕輸了錢，被人逼債麼？提耳諄言，不憚窮形極狀，一片苦心，要有福量的後生閱之，只要你心坎上添上一個怕字，豈是叫你聽諧語，鼓掌大笑哉！詩曰：

草了一回又一回，矯揉何敢效《瓶梅》；

幼童不許軒渠笑，原是耳旁聒迅雷。